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春明夢餘錄卷四十六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梅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馬步蟾

欽定四庫全書

春明夢餘錄卷四十六

吏部左侍郎孫承澤撰

工部一

工部在闕之東戶部之後西向設尚書侍郎掌天下工役農田山川藪澤河渠之政令其屬初曰營部曰虞部曰水部曰屯部後易為營繕虞衡都水屯田四司俱稱清吏

營繕掌經營興造之事凡大內宮殿陵寢城濠壇場祠廟解署倉庫營房之役鳩力會財而以時督程之王郎亦如之凡鹵簿儀仗樂器移內府及所司各以其職治之而以時省其堅潔董其竅濫凡置獄具必如律凡工匠二等曰輪班曰住作凡工囚二等曰正工曰雜工雜工三日當正工一日凡省工視役煩簡而節其財力凡會有無移內府其分司為三山大石窩為都重城為灣廠通惠河道蕙管為琉璃黑窑廠為修理京倉廠為清

匠司為繕工司兼管小修為神木廠兼磚廠為山西廠
為臺基廠為見工灰石作所屬為營繕所所正一員所
副二員所丞二員武功三衛經歷等官

虞衡掌山澤採捕厲禁陶冶凡採捕禽獸及革骨羽毛
以供祭祀賓客之膳羞凡軍器軍裝移內府及所司歲
造或三歲二造必程其堅緻以給邊凡獵畋以時冬春
之交置畋不施川澤春夏之交毒藥不施原野苗盛禁
蹂躪穀登禁焚燎若害苗稼獸聽為陷穽獲之賞有差

凡諸陵山麓不得入斧斤開窑冶置墓墳凡帝王聖賢忠義名山嶽鎮陵墓祠廟有功德於民者禁樵牧凡山場園林之利聽民取而薄征凡陶冶瓷甃籍其常造年造之數計其入慎藏之無輒毀以費民凡鑄造審其模範計銅鐵而鎔之金牌信符鑄之內府凡顏料徵土產不強其所無否則徵其直其分司為寶源局大使皮作局大使副使軍器局大使副使

都水掌山澤陂池泉灤洪淺道路橋梁舟車織造券器

衡量之事凡水利曰轉漕曰灌溉歲儲其金石木竹卷
埽以時修其閘壩埽淺堰圩隄防謹蓄洩以備旱潦舟
楫磴碾不得與灌田爭利灌田者不得與轉漕爭利役
以農隙凡鱗介萑蒲之利聽民取而薄征凡道路塞其
坑坎上巡幸若大喪大禮治而新之凡橋梁曰舟梁曰
石梁計工力而創修其大津不能梁官給舟人量其小
大難易而食之凡舟車曰大車曰小車曰戰車凡三等
曰糧船曰黃船曰馬快船曰海運船曰鮮船曰備倭船

曰戰船凡七等皆會其財下諸司酌多寡久近勞逸而均劑之凡織造冕服誥敕制帛祭服淨衣諸幣布移內府南京諸省周知其數而慎節之凡公侯伯鐵券差其廣高凡祭器冊寶乘輿牌符雜器會則於內府凡衡量謹較勘而頒之懸式於市其奉勅分理於外者為北河差郎中南河差郎中中河差郎中夏鎮閘差郎中南旺泉閘差主事荊州抽分差主事杭州抽分差主事清江廠差主事通惠河器皿廠六科廊皆本司總理者所屬

為文思院大使副使織染所大使副使

屯田掌屯農墳墓抽分薪炭夫役之事凡屯田腹邊公田閑田沒官田給衛所耕劑其地力人力而徵其子粒凡在邊牛犁鐵器官給之凡墳塋堂碑碣獸第宗室勛戚文武官之等而辨叙其差凡抽分徵諸商各有差凡薪炭南取洲汀北取山麓徵諸民有本折色酌其多寡而撙節之凡夫役伐柴轉柴皆僱役周知其數而時蠲之按司曰屯田重農事也制誠善矣及其後也徒存其

名耳而其司僅掌上供并監局柴炭與山陵之事分司為臺基柴炭廠為外差易州山廠有陵工臨時委差所屬為柴炭司正使一員副使二員

周禮冬官亡漢時補以考工記夫冬官之職既不
可考亦豈待考工記補之而後為冬官之全乎大
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小宰事職
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萬物則事官之意在周
禮可覩也周官亦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則司空之意在周官可推也況冬之為言終也萬物成終畢歸其根亶空土而已命之曰司空豈無意義而云然哉惟藏而固之富而生之此所以為冬之象也若夫考工記之事虞書所謂共工也夫共工誠冬官之事但其一屬耳故取以入冬官則可用之以補冬官則不可舜典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於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

獸僉曰益哉帝曰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於
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按工之官缺則民用
不周虞之官缺則物生不遂故舜視百工萬物皆
予一體故皆曰予而虞工列九官自古重之矣周
禮屬虞衡於夏官今則并山澤虞衡統屬於於工
部益垂猶且讓之任是職者可輕視之哉

都邑

司空所掌莫重於都邑之制矣古者營國必先於

辨方正位是以匠人置槲臈景必正地中以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然後建王國也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市一夫其制大略如此然必有土方氏掌土圭之法而大司徒又掌其凡蓋重其事也而建都之本則更有在焉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蓋王基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

級明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凡
以為民立極也昔人有言曰京都為四方之極猶
紫宸為周天之極然京都固為四方之極而帝王
又以建惟皇之極也

中丞朱鑑興造吉凶疏臣聞陰陽家者流有云地
有四勢氣從八方國都為天下之根本而皇城又
國都之正宮凡有興作不可不慎今以外局四勢
論之龍弱虎強山無四顧喜得有水亦嫌反跳術

者皆曰帝星所臨固不必論且以內局四勢論之
往日北平布政司為正宮故以晨昏鐘鼓在前今
以奉天殿為正宮晨昏鐘鼓不宜在後緣左為青
龍右為白虎前為朱雀後為元武左為陽右為陰
青龍宜動白虎朱雀元武宜靜自永樂宣德以來
各衙門在青龍頭旺慶壽寺衰微浮圖破壞故不
為災住居安穩國家無事近年以來却將白虎頭
上慶壽寺重新修蓋朝暮焚香鐘鼓齊鳴又將二

浮圖鼎新修理虎嫌生角龍怕無睛且聞慶壽寺
金人所造革之可也何為重修二浮圖金人所剋
除之可也奚為復建加以西山一帶新造寺宇數
多本欲求福殊不知反助其為虐耳以致江南草
寇生發塞北烟燧不寧皆因白虎頭興旺之所致
也雖有關於天數亦必本於人事陰陽之術不可
盡信地理之書亦不可不信細民之家尚欲趨吉
皇城之內可不避凶如蒙俞允乞敕在廷文武大

臣計議先將慶壽寺廬其居移其人杜其門弛其鐘鼓去其二浮圖候邊境寧息無事之日將寺移去東邊舊工部地方起造改為龍興寺可建二浮圖任其鳴鐘鼓以聳青龍頭仍將順天府鐘鼓樓移來東臺基廠之內起蓋晨昏扣撞以敵白虎臂又將順天府移來舊都察院及將大興宛平并三儒學移來舊吏戶禮三部地方開設以配三法司務使青龍動而且興白虎靜而且安其元武門迤

北順天府地方取正改作庫藏以收天下黃冊圖籍以壓元武之地或得餘暇再於城之東南巽地之角起蓋功臣廟可助外局之龍庶得四勢動靜相宜八方氣候相應則國康民安天下太平矣

溝洫

大禹治水而盡力溝洫此司空之所亟宜講也當日治水不過曰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而已而天下之言智者莫踰焉何哉洪範五行水曰潤

下知水之性潤下則知禹之治水矣是故先決九
川以導於海使水之大者有所歸次濬畎澮以距
於川使水之小者有所洩此所以九州同四隩宅
而萬世永利也商之衰也五行之官世失其業周
人始命遂人十夫為溝百夫為洫千夫為澮萬夫
為川而溝洫之制始立稻人以潴畜水以防止水
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而溝洫
之制益詳至於匠人氏又辨其深廣之度而通其

蓄洩之宜其法可謂盡善矣然周人豈夷陵谷而
為之哉亦不過因其自然之利而修伯禹之故而
已周之衰也遂人稻人匠人之官又世失其業列
國之君皆自利以病鄰國暴秦之興又廢溝洫開
阡陌而水利廢矣是故孫叔敖起芍陂則楚受其
惠文翁穿洩口則蜀以富饒史起鑿漳水於魏則
鄴傍有稻粱之咏鄭國導涇水於秦則谷口有禾
黍之謠許景山復蕭何之故堰則興元之荒瘠復

為膏腴趙尚寬修名信臣之故渠則南陽之瀉鹵
變為沃壤之數君子者孰非因其自然之利而修
其已前之法哉謂之得周官之遺意亦可也今國
家司空有總職水利有專管官員省以督之府府
以督之縣而縣之陂塘圩堰又莫不有長重以憲
臣之稽察皆以愍惠元元而興水利也然遇水旱
民輒告病者是必有其故也此無他陂塘圩堰之
長皆失其業而郡縣長吏又莫之省憂故也愚則

以周官之職不可卒復而溝洫之遺意尚亦可尋
周官曰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蓋溝以導水不
因水勢則其流易壅防以止水不因地勢則其土
易壞為今之計莫若申飭郡縣長吏督率陂塘圩
堰之長察水勢之曲直原地勢之高卑可隄則隄
可決則決因陂塘圩堰之舊加疏濬築塞之功而
又嚴侵占之禁明考課之法則灌溉之利興而河
患免矣雖然賈讓有言曰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

遺川澤之利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
入陂障卑下以為圩澤使秋水多得所休息左右
游波寬衍而不迫此誠萬世水利之上策哉昔人
有言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西北有可耕之
地而無其人則夫西北之地古之中原地三代所
行井田者誠能稽元學士虞集之議而於河南山
東陝西諸省長川廣野可以開溝洫而蓄洩其水
畫經界而原隰其田成畱畬而稼穡其利者因其

沮洳去其萑葦或召募給其牛種而寬其租賦或
番休尺籍之兵立之屯營而儲其糗糧則通東南
之漕運以給太倉者常也歛西北之粟以足邊儲
者權也所以濟漕運之所不及也

永樂間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原吉上言
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田高多下
少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
澱山諸湖入三泖項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苗

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洩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茭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灑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淞江南北

兩岸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下流壅塞難即
浚疏傍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
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茆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
入海之迹俟既開通相度地方之勢各置石閘以
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上從之役
夫凡十餘萬於是水洩農田大利宣德間蘇州知
府況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曰
傍山曰陽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聯屬廣袤凡

三千餘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山劉
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夏原吉
尚書督理疏濬水不為患民獲有秋年久淤塞不
通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沒溺乞仍遣大臣督
各府縣官於農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上
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天順間都御
史崔恭景泰間侍郎李敏弘治間侍郎李貫嘉靖
間都御史李充嗣俱治之然不能如前兩度大用

其功故日以淤積至隆慶間都御史海瑞欲治之
竟奪於衆論不竟其功萬歷間御史林應訓亦嘗
疏言之竟不能行至近年而弊極矣崇禎初員外
陳茂德言之輔臣亦有吳人為上言之上疑其勞
民命撫臣議之撫臣李待問適以擢漕督將去謂
挑濬不可以已然人有言三江總開一勞永逸者
有言物力難措先開吳淞江而後徐議之者有言
且就內河道疏其溝澮者而皆苦於費無所措上

以其費罷之東南財賦之地國賦根本日見凋敝
此經國者所宜亟講也

王文恪鰲吳郡治水碑西蜀李公謂東南諸水咸
匯太湖太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久失故道東江
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在而多涸其別
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茆港入海最大且駛而海沙
閼塞久成平陸民且屋廬墳墓其上成化以來每
議開之輒畏其難而止弘治中徐侍郎貫濬之不

能深廣旋開復塞以大勢論之太湖吞納衆水猶人之腹白茆吳淞則尾閭也陽城昆承華亭諸處猶脉絡也尾閭不泄腹且臌脹為病四支百脉無不病者將事之初橫議紛起或謂水旱天數非人力可治或謂治之復塞徒費且勞或謂瀕海地勢高邛鑿之覆引水入內為患公皆不聽不數月功就初白茆自北達於江河形詰屈不可復通乃改就東南挑平陸直注諸海自雙廟至東倉通一萬

七千三百九十二丈其深一丈五尺濶三十三丈
白茆上流又開尚湖昆承陽城湖各隘為塘為浜
為港為灣者凡十有九又於宜興濬古瀆武進無
錫濬桃花港龍蕩九曲城墅河江陰申港利港橫
市河皆林君文沛所理也吳淞江上流頗通利自
夏駕浦至舊江口僅如衣帶不復容舟因其舊形
廣之深之自夏駕浦至龍王廟江口凡六千三百
三十六丈其深一丈二尺濶十八丈又於湖州濬

大錢小梅七十二漣吳江濬長橋一帶引湖水散
澱山等湖崑山濬趙屯大盈道褐等浦其為浦為
港為浜尤多皆顏君如瓌所理也白茆港口海潮
日至沙泥易閘則為石閘一陽城湖水至斜堰分
流七浦塘則可少殺白茆之流又為堰一夏駕浦
新洋江吳淞之交橫引江水斜趨婁江則吳淞勢
弱不能蕩激易淀且閘又為石閘一蓋疏宜興湖
州諸閘水歸太湖無礙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

程歸安松之華亭可無水患濬吳淞白茆之閘太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而吳淞白茆之役最大功費尤多始事於正德十六年十月嘉靖六年四月訖工是役也為工凡四十萬二千五十三銀為兩若干米為石若干

治漕

國家漕河有四其自上江來者至儀真下江來者至瓜洲由廣陵而達淮安為南河由黃河而達豐

沛為中河由山東而達天津為北河由天津而達
張家灣為會通河工部尚書總其政而分寄以四
司官賜之璽書令便宜行事

行河有八因因河未泛而北運因河未凍而南還
因風南北為運期因河順流為運道因河安則修
隄因河危則塞決因冬春則沿隄修治因夏秋則
據隄防守守有二曰官守曰民守防有四曰晝防
曰夜防曰風防曰雨防有三策夏秋水發運舸度

河漕既愆期河無全算是謂無策運艘入閘國計
無虞黃水齧隄隨缺隨補是謂中策四月方終舟
悉入閘夏秋之際河復安流是為上策閘有三曰
石閘叢石為之有龍門有雁翅有龍骨有燕尾曰
活閘漕長恐洩木板為之視閘廣狹而多寡焉曰
土閘閘水出口與河上下相懸為壩留水以與河
接河隄之法有二有截水隄有縷水隄水之為性
也專則急分則緩而河之為勢急則通緩則閘縷

水之隄因河勢而束之也治水者便之截水之隄
遏河性而阻之也治水者忌之築隄有三夫編設
曰徭夫名募曰募夫借派曰自夫有隄無夫與無
隄同有夫無鋪與無夫同隄以防河夫以守隄鋪
以居夫參相得也行水之法治有餘先下流治不
足先上源

南旺廟記尚書宋公禮同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
夫一十五萬登萊二府願趨事赴工之人一萬五

千疏鑿會通河先是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
黑洋山由舊曹州兩河口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
遂淤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舟楫不通乃
於濟寧迤北至城材等遞運所凡軍需錢糧之輸
北者悉陸運至德州凡七百里始入衛河至是疏
鑿之又塞舊曹州鄆城兩處河口濬沙灣至舊州
一帶河道又同刑部左侍郎金純等河南督運水
夫開黃河故道自開封北城起下達鄆城至魚臺

縣塌場口入於漕河又疏山東七十二泉匯於分水故永樂九年太宗降綸音一章曰工部錦衣衛便差四箇官鋪馬裏去都齊到那黃河新開口之處討兩隻船從那里看將下來到舊曹州兩河口分開一路往會通河那一帶去一路至穀亭這一帶來看那兩條河的水勢行得如何還看那黃河水比先是那一處漫過安山湖那一帶去淤塞了河道若是那原漫過水處隄岸低薄時就再整得

高厚若不低薄時罷將文書去與宋尚書每知道
欽此則其委任之重亦可見矣先是朝廷開河道
不過欲通天下貢賦未專於漕運也十年宋公始
議會通河僭運北京其奏狀曰永樂十年某月某
日工部尚書宋禮奏海運糧儲每年五月太倉開
洋直沽下御待秋回京船隻多被損壞亦有漂失
不見下落者俱用修理補造分派江西湖廣浙江
等布政司并直隸徽州等府軍衛有司相兼修造

俱限次年三月終完備駕赴太倉應用因限期逼
迫措料不及不免科歛鈔物買辦其間作孽受害
者不可勝言造船者惟顧眼前之急不慮速成不
堅之患計其所費物料人工又難細舉且如造千
料海船一隻須用百人駕使止運得一千石若將
用過人工物料估計價鈔可辦二百料河船二十
隻每隻用軍二十名運糧四千石以此較之從便
則可如將鎮江鳳陽淮安揚州四府稅徵糧米定

撥七十萬石赴徐州并兗州府糧三十萬石赴濟
寧州交納差撥近河徐州等衛旗軍一萬名各委
指揮千百戶管領工部撥與二百料淺船五百隻
一如衛河事例將前項倉糧從會通河僱運供給
北京每三年海運二次使造船者無逼迫之患駕
船者獲堅久之利以兩河并海運計之三年可得
八百餘萬十年之間國有足食之備民無煩擾之
憂至十二年遂罷海運而平江伯亦疏鑿淮陽一

帶南北遂會通矣至今為國大利而宋公之功當
為第一都督周公侍郎金公亦不可不謂之賢勞
厥後傳謂宋公有微過朝廷督責之革其冠帶止
服儒巾治事其權中微而平江之功愈彰故今惟
頌平江伯而不及宋公故邱文莊公嘗遇會通河
有感賦詩曰清江浦上臨清閘簫鼓叢祠飲餞餘
幾度會通河上過更無人語宋尚書後李文正公
各有詩其意在言表矣後主事王始請於朝廷祠

祀於分水龍王廟之傍因併錄之以示來者知宋公之功不可沒也

元人揭傒斯都水分監記會通河成之四年始建都水分監於東阿之景德鎮掌凡河渠壩牐之政令以通朝貢漕天下實京師地高平則水疾泄故為塢以蓄之水積則立機引繩以輓其舟之下上謂之壩地下迤則水疾洄故為防以節之水溢則絀起懸版以通其舟之往來謂之牐皆置吏以司

其飛輓啟閉之節而聽其訟獄焉雨潦將降則命積土壤具畚鍤以備奔軼衝射水將涸則發徒以導閼滯塞崩潰時而巡河周視以察其用命不用命而賞罰之故監之責重以煩焉

水泉

河臣陳銳奏濟寧等處一帶河道全藉山東徂徠山等處泉源接濟先年工部差官一員在彼專管續因減革不用其泉源止委布政司分守官帶領

巡歷不周又有分巡事務未免顧此失彼是以泉
脈不通阻滯糧運要行工部照舊差主事一員專
理其事從之山東泉源百八十出濟兗二府一十
六州縣新泰萊蕪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蒙陰
之西寧陽之北九州縣之泉俱入南旺分流是為
分水派也泗水曲阜滋陽寧陽迤南四縣之泉俱
入濟寧是為天井派也鄒縣濟寧魚臺嶧縣之西
曲阜之北五州縣之泉俱入魯橋是為魯橋派也

滕縣諸泉近入獨山呂孟等湖以達新河是為新河派也沂水蒙陰諸泉與嶧縣許池泉俱入邳州是為邳州派也皆所以濟漕河也徐呂而下黃河經行無藉泉矣

水櫃

夫漕河故資泉水而地形東高西下非有湖為之積潴則涸故漕以東皆有水櫃非有湖為之宣洩則潰故漕以西皆有水壑此先臣宗禮之經畫蓋

殫悲獨到者今新河實師其意遇黃流逆奔則以昭陽湖為散行之區遇山水東突則以南陽湖為滯蓄之地慮不可謂不周矣然水有歸壑隄始無虞宜大興人卒由回回墓一帶開通以達於鴻溝令谷亭湖陵之水皆入昭陽湖又昭陽湖水沿鴻溝以出留城其湖地退灘者盡上腴之田按之可得千頃令民得種藝其中計畝出賦以供河渠之費計無便於此者

總河總漕

舊制遇有黃河衝決事體重大則專勅大臣一員帶工部銜往治之竣事還京後連有水患遂為定員其職專管黃河於曹州駐劄河南山東管河副使屬之管河郎中洪閘主事舊不屬也故總河勅諭內云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其黃河北岸長隄并各該隄岸應修築者亦要著實用功修築高厚以為先事預防之計如各該地方遇有水患卽

便相度訪究水源可以開分殺通之路并可築塞
隄防處所仍嚴督各該官員斟酌事勢緩急定限
工程分頭用工作速修理此原勅也後增云近年
沛縣迤北漕河屢被黃河衝決已經差官整理今
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督率管河管洪管泉管閘
郎中主事及各該三司軍衛有司掌印管河兵備
等官時常往來親歷多方經畫遇有淤塞去處務
要挑濬深廣蓋新勅為黃河衝塞漕河故有是命

其實專為黃河也先年河道自瓜儀以至通州皆屬漕運衙門管理故其勅自通州至揚州一帶水利有當蓄洩者嚴督該管官司並巡河御史管河管洪即中等官設法修築疏通以便糧運急職候事者一體叅奏凡有便於糧運利於軍民悉聽爾便宜處置之命蓋漕運者漕則漕河運則糧運原是一事原不應分也舊制總漕每歲進京會議往回查看河道後以巡按奏留不行遂成故事自嘉

靖元年都御史俞諫後更不赴京矣至二十二年
二洪淺阻總漕具本盡推之總河奉旨切責總河
而下俱戴罪整理自此河道糧運遂岐而為二矣
黃河

今之治河與古異蓋河之故道自懷慶大名至瀛
滄入海彼時無漕河故議欲就其順下之性引之
東北而復其故道今東北有漕防其衝決矣古疏
之鑿之惟欲去其害矣今則欲資其利蓋漕舊不

藉河自景泰後始有黃三清七之說今徐州二洪
以下專用河水矣所以治之者有疏有濬有塞而
疏為上蓋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西榮
澤縣經中牟陳潁等州縣至壽州入淮一出汴東
祥符縣經陳留亳等州縣至懷遠縣入淮其東南
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至宿遷縣出其東
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等縣至陽穀出一自
曹州雙河口至魚臺縣塌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

等州縣至徐州小浮橋出一由沛縣之南飛雲橋
出一在徐沛之中境山之北溜溝出自此新舊分
流六道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淮後皆塞而止存沛
縣一道則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又狹不能容納
所以不得不泛濫橫溢故今治河不得不因故道
而分勢耳前出陽穀魚臺二道恐其決而東北斷
不可開也其在汴西滎澤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
宜常濬以分其上流之勢不可使壅也乃若自汴

東南源出懷遠宿遷二道及正東如徐州小溜溝二道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分其下流之勢此治河之善經也

李東陽曰河之為患自古有之治法亦異蓋有塞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河決張秋徐有貞治之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而顧開之耶使者至徐出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一注而瀉之則五竅者先涸使歸而議決侍郎白昂治原武之決舉南兵部郎

中婁性同事築陽武長隄以防秋漲引中牟之決
以入淮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
飲馬池中經符離一帶皆浚而深廣之又疏月河
十餘以殺其勢由是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
淮以達於海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又
自魚臺歷德州至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
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啟閉疏之效亦明矣哉
徐有貞治河工成碑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

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為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豫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充土益踈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為阻者與然欲驟而湮焉則不可

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拯也今欲拯之請
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為
之防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
制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治水之閘流水之渠
起張秋金堤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濮陽之濶又
九里而至於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於壽張之沙
河又八里而至於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於
白嶺之灣又三里而至於李卓之涯由李卓而上

又二十里而至於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
於大瀦之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
澶淵以接河沁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遏其
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
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
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萬九堰既設其
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
郭東曹南鄆北之區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為頃百

數十萬行旅既便居民既安有貞知事必集乃叅
綜古法擇其善而為之加神用焉既作大堰其上
捷以水門其下繚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
厚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
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
之石而鍵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
既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山匯澶濮之流而納諸
澤遂濬漕渠由沙灣而北至於臨清凡二百四十

里南至於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於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難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䟽河之議有貞因奏蠲瀕河州縣之民馬牧等役而事事河防以省軍費便民力天子從之

王鰲記劉大夏安平治水碑景泰四年河決張秋
故武功伯徐有貞治之旋復故道弘治二年河勢
北徙六年遂決黃陵岡潰張秋堤奪汶水以入海
張秋上下渺瀰際天東昌臨清河流幾絕前後績
用弗成上乃命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涖時謠言
沸騰謂河不可治治之祇勞且費或謂河不必治
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上復命太監
李興平江伯陳銳同往涖之時夏且半銳等聚謀

始於上流開月河長可三里軼決口屬之河於是
軸轡相銜順流畢發乃始議築黃陵岡之缺初大
梁之北為沁河東南流入徐西為黃河流入淮其
後黃河忽溢入沁合流以北遂決黃陵岡以及張
秋銳等議不治上流則決口不可塞於是浚河自
孫家渡七十餘里由陳穎以入於淮又浚河自中
牟扶溝陳穎二十餘里由宿遷以達於淮又浚賈
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以出於徐於時向冬水且

落漕乃於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網聯巨
艦穴而窒之實以土牛至決口去室艦沉壓以大
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吏戒丁勵畚插如雲連晝
夜不息水乃繇月河以北決既塞繚以石堤隱然
如虹輔以澆柱森然如星又於上流作減水壩又
濬南旺湖諸泉源又堤河三百餘里漕道復通役
始於六年之夏其冬告成用軍民凡四萬餘人鐵
為斤一萬九千有奇竹木二萬七千薪為束六十

三萬芻二百二十萬事聞

嘉隆之季司空潘季馴一生拮据河干時謂之勞臣其言曰通漕於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故竟季馴在事止以築隄束水借水攻沙為萬全第一義其經略兩河疏云臣聞事師古者罔愆智不鑿者乃大孟子論智一章首以禹之治水為喻而論為政則曰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

謂智乎是大智者事必師古而不師古則鑿矣故
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築
之功必先求古人已試之效而後可倣其平成之
業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
會淮而東入於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
會河而東入於海此兩河之故道即河水自然之
性也元人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
海至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

河為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澗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啟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赴鑰掌之都漕五日發壽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而陳平江

之功至今未斬也後因剝蝕既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為魚鼈而當事者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而新開支河濶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決也今新開築復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濶未及原河十分之一而兩河全下沙

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復面濶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若猶以為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別開一渠恐人力不至於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即草灣亦須置之勿濬矣故為今之計惟有修復平江伯之故業高築南北兩堤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揚昏墊之苦可免至於塞黃浦口築寶應堤濬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之工次第舉之則淮

以南之運道無虞矣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於兩岸遙隄或葺舊工或勦新址或因高岡或填窪下次第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黃二河既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濬之說僅可施之於閘河耳黃河河身廣濶撈濬何期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但恐伏秋水

發滎潦相仍不免暴漲致傷兩隄故欲於磨臍溝
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滾水壩三道萬一水高於
壩任其宣洩則兩堤可保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
矣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已或有難臣者曰臣等
欲順水性今淮水欲東而乃挽之使北黃河欲北
而乃挽之使東無乃水性之未適乎臣曰水以海
為性也決水乃過潁在山之水也非其性也或者
又曰昔禹治水播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今臣等

乃欲塞諸決并二瀆而不使之少殺耶縱有滾水
壩僅去浮面之水百一耳亦烏能殺其勢也臣應
之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黃水必
經之地勢不能避而禹仍合之同入於海其意蓋
可思也况黃河經之地惟河南之土最鬆禹導
河入海止經却縣孟津鞏縣三處皆隸今之河南
一府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自河南府之閿鄉縣
起至歸德之虞城縣止凡五府河已全經其地而

去禹導河之時復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土愈
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
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
湍急必至停滯故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勢所
必至者臣等不暇遠引他證即以近事觀之草灣
一開而西橋故道遂淤崔鎮一決而桃清以下遂
澀去歲水從崔家口則秦溝遂為平陸此眼前事
也又何疑哉

萬歷戊戌河決單之黃堦運道告堙乃召劉司空
東星往治於是議開趙渠趙渠者起商虞以下至
於彭城元時賈魯河故道也行可二百餘年至嘉
靖末北徙潘大司空季馴嘗議開之計費四百萬
遂止及河決黃堦稍盪成渠惟曲里鋪至三仙臺
四十里臯陸如故公因而鑄焉又起三仙臺屬之
小浮橋開支渠若干里又濬漕渠自徐邳至宿凡
若干里通費可十萬諸部吏民若罔聞焉邵伯界

首二湖揚之巨浸游波決漭風則善溺渠成行旅
晏然初議二十萬比成費可三萬時公並議開泇
河未及成而公卒於濟寧賴李公化龍排衆議力
任成之

泇河在滕嶧之間受沂沭之水南通淮海漕河一
奇道也隆慶以來數遣近臣行視議論莫定舒司
空應龍嘗鑿韓莊中作而止劉司空東星主其議
甫動工而劉司空卒朝議以可任其事者莫如李

公化龍即家拜公工部尚書總督河道公徧行淮
徐鳳泗間歷覽周咨得前河臣所開泇河遺跡噴
然曰是所以避黃河呂梁之險而措之衽席者也
乃上疏言開泇河便即鳩工濬舊渠八十七里新
創八十二里於是運艘通行無礙昔稱過洪今稱
過淮即為已至迄今賴之

淮撫李三才疏昔泇河之役向來數議竟成畫餅
談者恐以為疑乃臣則以為其善有六而其不必

疑有二今之稱治河難者謂往代止避其害今且兼資其利故河由宿遷入運則徐邳涸而無以載舟是以無水難也河由豐沛入運則漕堤壞而無以過絳是以有水難也汭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第任之耳疏濬排決皆無庸矣善一黃河者運河之賊者也用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害避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利以二百六十里之汭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險鎮口自淤不相關也善

二河之當治固不問其濟運與否而皆不容已者也顧運借河則河為政河為政則河得以困我當不憚勞費而治之運不借河則我為政我為政則我得以相河當熟察機宜而治之夫熟察機宜之與不憚勞費也其利害較然觀已善三先年估全工以三百九十萬估半工以二百六十萬即宗尚書開新河百四十里費亦以四十萬也今直以二十萬開二百六十里比之全工則二十之一比之

半工則十之一比之新河亦事半而功倍者也善
四江之北山之東患水極矣老弱轉乎溝壑壯者
散而之四方矣召募行而富民不苦於賠窮民且
得以養春荒而役興麥熟而人散以仲淹之隄湖
代汲黯之發倉此即國計無裨猶且為之善五糧
艘過洪約在春盡蓋畏河漲之為害耳運入洊河
而安流逆浪早暮無妨過洪之禁可弛叅罰之累
可免即運軍不至於趕幫失事所全多矣善六運

不借河則河防遂疎恐遂恣橫流而治鳳泗也奈
何夫開封歸德上下千里未聞濟運不兼治河也
彼直為民禦災而若此矣何況乎為陵捍患其何
防之敢疎無疑者一徐州天下咽喉處也奈何一
日而令其索莫荒涼安在稱重地乎夫太王遷岐
盤庚遷亳第審利害安問重輕且徐治於河直須
時耳徐民安土重遷聞汭河之役且刺心隱痛曰
奪其利也此如蛾赴火蠅趨餕大利在前害不暇

顧一日而洪水暴至城治民魚悔之晚矣洊河開而徐城之貿遷化居者必且移之洊口必且移之沿河上下即土著者利所不在必且擇高土而居之即使水能破城必且為魚者少此為曲突徙薪於徐而出之罟獲陷穽者也無疑者二故洊河之開無俟再計而知其可行者也

總河曹時聘疏國之大事莫重於漕命脉攸關良非細故二百餘年自徐而下大都以河為運邇來

遷徙不常數失其利非二洪告涸則諸溜難前內
外臣工蒿目腐心莫不以無漕為慮幸汴河一線
先該河臣舒應龍創開韓家庄以洩湖水而路始
通繼該河臣劉東星大開梁城候先莊以試行運
而路漸廣比至三十二年河臣李化龍上開李家
巷鑿郝山石下開直河口挑田家莊殫力經營行
運過半而路始闢至三十三年二月內該臣接管
行事見得改挑經始運艘將臨立限嚴催多方鼓

舞暮春首夏接踵告完是年行運者八千二十三
隻比至去冬今春臣雖躬督大挑猶不時親詣泐
渠往來料理建閘平溜濬淺裁灣日夜催趨如期
而竣故今年糧艘七千七百六十五隻盡數渡泐
則泐之可賴豈不昭昭在人耳目哉然漕渠成矣
河官未設閘座建矣官夫未定轉輸通矣置郵未
改崔符警矣司捕未立兼之閘禁未嚴節宣失度
水利一洩立覩膠舟臣故不敢虧一簣之功廣集

衆思謬畫善後六事列欵具題或云黃已治矣運
可行矣焉用洸河為哉噫此未覩河患之言也治
黃者去南陽之害也用洸者避徐邳之險也非謂
黃治而洸可不用亦非謂洸通而黃可不治也二
者不相悖而實相成則黃流既挽安得不汲汲然
從事於洸以為運道久遠計耶此後過淮糧船一
入直河別無險阻臣等自當照數具題不必襲過
洪之舊名也駱馬湖運道潰淤以劉公榮嗣為總

河往治之公議起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黃水
注其中以通漕運計工二百餘里計工費五十萬
其鑿河處悉黃河故道下多宿沙迨引黃水入其
中波浪迅急衝沙隨水而下往往為淺為淤不可
以舟明年漕舟將至而駱馬湖之潰決適平諸舟
惟願入泲不願入新河劉自往督之諸舟間有入
者苦於淺澁於是南科曹景參疏論被逮坐贓入
獄父子俱死按治河之役鮮有免於吏議者景泰

弘治間徐有貞劉大夏治水張秋亦困於多口賴
朝廷之明讒忌弗行率以底績後自盛應期而下
或以言去或以憂死鮮有全者至劉榮嗣之禍極
矣後駱馬湖復潰舟行新河者無不為劉公稱冤
也有謂劉公置身表表自為戶部即時已負時譽
時閣臣溫烏程方興黨論公之受禍不僅為河更
可慨矣

開膠萊新河

隆慶五年漕河大決漕運為梗憂國計者始起而
議海運真定梁家宰夢龍巡撫山東時用方伯王
宗沐之議疏請行海運謂元人海運起太倉嘉定
若自淮安而東由登萊泊天津則原名北海中多
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
無窟宅即舟與米行於其間標記島嶼以避患名
雖同於元人利實專於便易於是海運行至萬歷
元年高新鄭拱去國張江陵盡反其所行戶科賈

三近奏罷當日梁公親至海上籌咨詳密泊頓有
所風雨有占造船有法具載成書如指掌也然據
其情形由安東循靈山歷陳家島緣岸而來固可
無虞矣然中段浮牢之險放舟大洋入黑水夾延
真白蓬頭經成山沙門波濤洶湧未易濟也所可
議惟膠萊一河梁公曾言不可開然每詢土人云
新河自膠州歷昌邑濰縣西北出界河只八十里
內六十里海潮日至其二十里淤塞舊時開壩規

制見存萬歷初濰縣人司空劉應節奉命往勘
言可開以浮言而止當日議開事宜其言鑿鑿
顧十六年江右曾櫻為登撫疏請開治未及竣而
亂夫海運開燕都重輕新河係海運通塞留心國
事者所亟宜咨訪也

說者謂分水嶺馬壕難於開鑿大沽河小沽河易
於壅沙復欲自黃埠嶺雲河口諸所敝開一道以
接之愚則以為理舊業有三易焉夫馬家壕兩崖

阻石舟不可觸近經削治海舶大行不煩人力一
易也二沽衝沙為害良不能免然河越二百年積
沙僅以尺許冬春水涸歲加撈刷何能為患二易
也分水嶺地勢誠高然河底泉水蓄潴河旁支流
可引更為增置閘壩蓄洩有備何憂淺閣三易也
夫治之而果有三易也則排衆議而舉之可也

南京工部尚書劉應節為漕渠可虞議開新河以
永裨國計疏仰惟我朝定鼎燕京勢極西北一切

軍國重需悉仰給東南在祖宗時猶藉海運之利
轉輸萬里以給邊餉自會通河開海運始罷至使
國家萬年之命脉僅恃一線之咽喉於是有識之
士謂宜別通海運一路與漕河並行以備意外之
防後留遮洋一總者存此意也其慮遠矣矧今黃
河不馴漕渠多故經理無策至厯宵旰萬一河流
他徙轉運不通彼時倉皇而後為計不亦晚乎近
該河道御史傳希摯有見於此廣求運道議開淤

河亦思患預防之意臣等愚陋無知謬有一得敢
為我皇上陳之竊謂海運之所以可慮者以時有
放洋之險覆溺之危二者而已欲去此二患而坐
收轉輸之利惟山東膠州一河南自淮子口入海
由齋堂島鷹遊口入淮以抵淮揚賈客往來殆無
虛日風順不過五六日之程亦人所共知也中間
未通者不過膠州以北楊家圈以南計地約有一
百五十餘里其間深溝巨浸尚居其半應挑濬之

工不過百里且平原疏通土高山長壩之革也畚
鍤易施工費不劇非有甚勞民傷財之患也往時
諸臣建議蓋屢及之朝廷亦屢遣重臣往勘之矣
然其累年經營迄無成效此其故何歟勘事者未
睹開河之利過計未形之害止據見在故河而未
暇別求便道殆不知故河紆曲長亘二百六十餘
里歲久積沙濶至三十餘丈且一水中分兩海濬
之淺則潮不通濬之深則力難措水至則必淤沙

高則必崩於是有人力莫施之議潮既不通河復
淺阻於是有引水灌輸之議既而潮必不通河不
可濬求諸遠近又無水可引於是開河之舉因而
報罷茲事有因非當事臣工任事之不力也臣等
之愚以為欲開膠河必通潮水必捨故河而尋便
道查得膠州南自淮子口大港頭出海由州治而
西抵匡家莊約四十里俱崗溝黃土宜用挑治自
劉家莊北抵棧頭河張奴河至亭閘口三十里俱

黑泥下地水深數尺宜用挑濬自亭開口歷陶家
堽陳家口孫店口至玉皇廟約六十里河寬水淺
宜從舊河之旁另開一渠玉皇廟至楊家園二十
餘里水勢漸深約五六尺宜量行疏濬楊家園以
北則悉通海潮無煩工程矣大抵此河以工力計
之宜開創者什五挑濬者什三量濬者什二以地
勢論之宜挑深丈餘者什一挑深數尺者什九以
水圭測之高下悉有準以錐探之上下皆有石似

的然可開無復可疑矧此工一成凡有數利也海潮所至風帆順利不過半月之程其利一也海潮所至劃然成渠以後可免剝淺之費挨幫之守挑濬之勞其利二也循港而行遇風則止外無放洋覆溺之患內避黃河遷徙之虞其利三也漕運之粟率鍾而至石海運脚費既省則免支加耗自宜減省其利四也吳越荆湖諸省之粟查照先臣卬濬所載議一半入海一半入漕海既通便河復迅

速彼或有滯此尚可來是兩利俱可圖之其利五也海舟一載千石足載河舟所載之三海舟十五人可減河舟用卒之半退軍還伍俾國有水戰之備可制邊海之寇其利六也仍查復國初濟邊事例每年改撥數萬石以濟遼薊軍餉亦可省它運之費免招買之苦其利七也要之以萬夫之力興數月之工掘地止數十里所費僅數萬金審時量力似無甚難亦何憚而不為耶竊惟膠河之設事

理甚明若往還會勘則築室道旁竟成聚訟若委用不得其人則推委避事又成畫餅合無免行覆勘但簡命實心任事大臣一員往督其事一切河海運道查照前議并未盡事宜悉聽便宜行事應會議者會同漕河撫按諸臣計議停當而行則任用既專膚功可奏若治無效願請併治臣等之罪又查得班軍四枝除二枝赴邊外尚有六千在籍操練一枝屯住膠州一枝屯住青州及查即墨一

營亦為附近合於該營起軍數千連前班軍約近
一萬之數然後度地以分工量工以論日免其操
練專事工作仍於月糧之外每日給銀四五分以
佐其費而作其氣庶衆競勸不世之功將不日可
成矣臣等生長海濱頗諳水利身膺水土之寄目
擊漕渠之變屢差知水人員往覆查勘至再至三
信膠河之役似不可已輒敢冒昧上請倘蒙聖明
允納勅下該部詳議速賜施行不惟相濟漕運足

備他日意外之虞且兼通海道無復昔年險遠之慮國家大計萬世永賴之功或在此矣又第二疏為敷陳新河是非利害之辨以備採擇事伏念臣至愚極陋無所知識頃以運道梗阻輒不自量越俎而陳膠河之議繼因當事諸臣議處未妥又蒙皇上任使齎勅前往膠萊地方勘議河工臣復不自量力陳膠河可開之狀期為我國家求建轉輸之利詎意眾見不同流言蜚起廟堂主持不定漫

然兩可而中止焉竊惟今之運事自徐邳以南而
至淮揚溢決淤塞之患蓋無歲無之矣顧黃河未
至遽遷運道尚無大阻又其時海上多瘟疫之災
國帑之贏餘之積新河報罷孰曰不可但謂河不
必開可也若乃歸咎於河而曰河不可開則誣甚
矣河形俱在衆目共覩非微暖難見之物也水土
之工即庸衆與知非有神幻不可測度之事也是
役也在元人已為之建閘置壩故蹟猶存比因淮

子口石研森立傷船甚多遂以罷運是元人之無
成其患不在開河之難而在淮子口伏石之險也
我朝嘉靖間海道副使王憲復舉而行之其用力
次第不急工於治河而首務於開山於是鑿通馬
家壕無復伏石之慮矣乃南北引潮舟楫必達中
間未及通者僅三十餘里而本官不留以陞遷去
任是王憲之無成非河之不可盡開欲盡開之而
無及也臣生長膠萊之間徧歷河海之上奉朝廷

之簡書藉國家之全力目擊可為之狀又得任事之人乃竟不能尋元人已試之跡收王憲垂成之功徒為此河增一誣服之案且重杜後來任事之心臣等之罪大矣夫事苟利國家死生以之今河是非不明臣之心迹彌晦輒敢不避嫌怨冒昧再陳惟陛下少垂察焉謹按膠萊新河南北海口相照約三百里除麻灣口以南直抵淮陽海倉以北直抵天津賈客往來歲無虛日無容別議外其壁

溝河以北應該量挑者約一百七十五里深挑者約五十里共二百二十五里其河兩岸之土如膠一水中流若練下無流沙旁無疏土諺謂銅幫鐵底殆非虛語止有沽河積沙一段約長五里乘潮入舟本自無礙當事者以為不然乃議開壁溝河十三里直接黑龍潭正以避沽河之沙也又有白河一道正當分水嶺之衝歲久積沙約長三里初議水之來處叠壩建閘足以障之當事者又以為

不然乃議創開船路溝七里正以避白河之沙也
夫河之有沙猶山之有石也但問其為害不為害
可治不可治而已今以數百里之河經千百餘年
之久流沙之積才有此數一除可盡則亦何害於
河哉此南北全河形勢之大較也夫地有定形則
高下有定準然而每一丈量則隨手高下輒至相
懸臣督同部道諸臣約量地勢截水為壩使壩水
自為平水與海面相照乃知由麻灣而北以至壁

溝河口地面高於海面者才得制尺五尺由壁溝河以至吳家口地高於海面者約一丈五尺由吳家口以至分水嶺地高於海面者共約二丈二尺四寸正與王副使原丈數目相符止多四寸過此而崔家口則漸低五尺四寸由崔家口而至趙家鋪則漸低一丈五尺由趙家鋪而至劉家鋪則漸低二丈二尺四寸又與南海平矣此以上但對海面而言臣等先估謂當視海面仍挑深五尺使海

水流通是無問潮不潮常有五尺之水也再益以潮是常有丈餘水矣如此則引水建閘皆可弗用此南北地形高下之大較也每地一里約三百六十步每步折制尺五尺共計一百八十丈全河應修之地二百二十五里六十六步以深濶折算共約四萬五百三十三丈照依西河規格每地方廣一丈深一尺為一工共約五百七十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四工每工給銀四分共該銀二十三萬二

百九十六兩有奇此修河相沿之通例也大約以
人夫四萬為準每日約工四萬計一百四十四日
約工五百七十五萬七千四百一十餘工可以竣
事此又以深於海者言也若乘潮放船但以海面
為準不必更深可當前工之半又或括取地方見
在班軍壯快等項可約萬餘人每月除原有月糧
工食外量給鹽菜銀一二分則所省又十之八九
矣此全河總會工費之大較也夫河之為患惟海

潮不通耳海水既通潮水繼之朝夕而生萬古不
爽非若秋水行潦盈涸無常之可慮也是河也地
形中高幫底既固稍加隄防功可經久非若浮沙
疏土崩決無常之可慮也由是新河既成兩河並
運以居常言之在新河則南北直隸轉輸甚便可
省數月之程及一切盤剝折耗之費其在西河糧
數既分運事自速亦可以免挨幫之守與積水之
艱以遇變言之彼或有滯此尚可來既可以備漕

河改徙之虞亦可防奸宄意外之患其在東土則商販悉通足資貿易荒歉有備不致流移以之而通運於邊方則薊之永平遼之廣寧等處一水可達亦可免招買之難它運之苦此新河利害之大較也要知今日開河之議雖經由南海一日北海三五日沿涯循港萬無一失原非元人黑海開洋之比是役也係河運非海運係疏導非開鑿可用海船亦可用河船有裨於西河非欲廢西河也若

茲豈唯臣遊者不能知即土著者亦未之盡知況
前河係山東撫按揭報以為便利臣奉命往勘亦
多用諸臣之議中間但稍易其鑿湖引泉之謬轉
為通潮之策其稱海口淖沙查無踪跡分水嶺視
之海面亦尚高二丈餘別無異說也不意臣所措
畫盡成謬妄流言飛語傳布兩京以致通漕大計
因而中止夫西河之告變者屢矣廟堂岌岌求善
後之策亦甚殷矣萬一黃河改徙運道艱難即有

深謀遠慮之士出而應卒然之變既將以今之公
案為後之殷鑒誰能復任天下事哉伏乞勅下該
部將臣終議與前案並存庶是非不淆利害易睹
即此河今雖不開後必有開之者矣

秦中主憲膠萊新河圖說昔元人海運自淮安循
涯而行至靈山之東浮山澇山之西有薛島陳島
石研林立橫伏海中若橋號槐子口橋最險難越
元人避之故放洋於三黑水歷成山正東踰登州

東北又西北抵萊州海倉然後出直沽以達天津
嘉靖乙未余巡察山東海道乃稽閱膠萊郡圖自
薛島之西有山曰小竺兩峯夾峙中有石岡曰馬
壕馬壕之麓南北皆接海涯而北即麻灣又稍北
即新河又西北即海倉直沽察其道里由麻灣以
抵海倉才三百三十由淮安踰馬壕以抵直沽才
一千五百若徑於此可免遶海之險然元人嘗治
此道遇石而止今若因地為工鑿馬壕以趨麻灣

濬新河以出海倉便又以馬壕石岡試可鑿則新
河之泥沙可濬丁酉春率屬移元人舊鑿之蹟迤
西七丈許鑿之其初土石相半下則皆石又其下
則石頑如鐵錘力難入乃令火烈具舉焚以日夜
沃以水潦久之石爛且摧化為灰燼海波流滙麻
灣以通渠斯成矣計其長十有四里其廣六丈有
奇其深半之由是江淮之舟達於膠萊會歲浮飢
弗忍即役己亥秋余召傭濬新河䟽淺決滯所在

水泉溢出積流成波深濶不一為閘凡九以時蓄洩其上各置浮梁以濟渡建官署以司守總計淺澁猶有三十餘里

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諭工部前登撫曾櫻議開膠萊河以通海運曾否動工其戶部所發及河工銀曾否支用著即察奏昨計臣倪元璐奏文登開養魚池為通漕便道係賀王盛所議是否可行即著王盛前去詳悉勘明從長確議速奏特諭

節慎庫

劉清惠公麟奏建庫疏營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
送准戶部咨嘉靖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該司禮監
太監張欽傳奉聖旨朕惟天下財物不在民則在
官取諸民以貯之官其取之也甚難則用之也豈
可無節周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孔子曰
節用而愛人此帝王之明訓也今在外錢糧各有
撫按等官督理查考歲奏月報自可稽察姦弊在

京惟太倉俱有成規其餘內外衙門各項錢糧因
無官查理積弊多端且如後府柴炭銀兩及團營
子粒銀該營官員收管之際多方掊剋比其支用
漫無查考多有侵盜私用夫以軍民膏血之餘而
徒為姦豪漁獵之資深可痛恨你戶兵工三部即
便通行查議但係有錢糧衙門俱要差委科道官
監收查理通行歲報庶革姦弊以裕國用太僕寺
常盈庫馬價銀兩但見奏請支用其見在收貯之

數不見開報今後年終也著將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數目即造冊繳部具本奏知其餘未盡事宜你各部推廣此意具奏而行以稱朕節財恤民之意欽此欽遵照得本司與虞衡都水屯田共為四司正係在官錢糧衙門本部設立衙門之時蓋有大庫一座規制頗宏但無隔別會官監查之例其庫設在本部之後有部堂二重并大牆限隔別無中正大路前通加以堂司勢分懸殊非有重大事情

各司不敢逕入解官解戶不赴前庫亦已年久但有收放俱是司庫司收候至開支亦是司官自放事雖簡便浮謗易生迨迨正官有缺各官稱疾不肯任事考察之際時論偶及無以自明皆因無官查理以至如斯請官監查義意最善但路道不便相應計處欲將本部大庫量加修葺比照戶部太倉庫行移提督侍郎管理請差御史監查添設庫官庫吏并撥長守之卒立短巡之法量設聽事鋪

設限以收放之期定以查盤之法按季輪差郎中
員外郎等官一員監管其事并照舊規輪帶都吏
一名知數及辨驗銀色等因案呈到部臣等詳其
所議不為無見隨即差人相度得本部本庫之北
循鑾駕庫外牆而行正與東朝房一間相對查係
兵馬司管住其房年久損漏可以改為門道庫官
庫吏不必增添本部所屬皮作局其務甚簡可以
改為庫官駕閣庫吏并匠料典吏其役不煩俱可

改為庫吏原衙原役各仍其舊其收受也每年三
六九月曉告納戶依期聽收止令本部行文該司
轉送該庫查收出給庫收送司其於支也該司轉
送並同定以每月一次或一季一次俱在每月二
十五日為常一年既周舊管新收開除實在聽本
部提督侍郎公同造冊具奏仍一二年一次隔別
委官查盤積出附餘報官作正支銷其合用籍冊
紙張書造工食冬季炭斤并公會筆炭許於此內

公同支取若有虧折其原收原放官員身任其咎
庫門并內外牆門責委虞衡司掌管仍赴堂驗封
鎖鑰遇委官到庫稟堂方開或責令提督侍郎封
收此法一行在部掌案者與庫藏無干而在庫收
受者與派徵隔別一官不到則鍵鐫不啓一工不
至則支放不行本部本司本庫明立文簿一樣三
本司務廳嚴加磨算務查有巡視典守親筆書判
方纔准理分毫不明聽本部從實察舉其循牆南

北設立更鋪各一於所屬地方武功中等三衛內
選取軍人四名若輪班不敷聽於各該廠局看守
又將本部巡更舊該官吏監生匠作均分一半在
彼巡邏每夜巡風司官報單具結以憑查攷伏候
命下之日量支官銀以為工食行取變賣尼僧庵
房以為廳舍將東邊朝房一間改為門道空缺之
處補築牆垣官吏行移吏部照前改設若有重大
工役銀兩數多吏人書辦不足許於本部勘合科

內臨期添撥應用收放銀料之日本部行移提督
侍郎并管庫委官都察院行移該城御史查照施
行其關防有未盡事宜聽臣等臨事損益另行具
奏如此則利權隔別彼此綱維官吏分役互相覺
察百年往弊一旦維新舉部臣工皆有忍渴迴車
之義亦可以少裨皇上節財恤民之意於萬一矣
奉聖旨工部四司俱有錢糧出納前此屬官賢否
不一堂上官又不加嚴切查考所以浮謗易生覽

卿所奏欲彼此關防互相覺察深得率屬奉公之義修葺大庫開通道路改設官吏等項都依擬行仍聽本部侍郎一員督理就差該城御史監查務使衙門肅清浮議永息若有未盡事情宜逕自損益施行應具奏者具奏定奪欽此為照庫藏既立當額定名以垂久遠官吏既設當給印信以防姦弊且庫既在部堂之後鑾駕庫之西則腹背空虛前議於武功中三衛選取軍人各四名巡守恐有

不敷相應添取又照本庫所貯本以奉國之公伏
讀聖旨有率屬奉公之諭欽承德意似當名曰奉
公之庫若求設庫本意不宜濫興工作以節為本
又於收支之際不宜橫取悖出以慎為上名為節
慎意義亦通又惟一庫雖小而正名訂義非聖莫
裁乞為上請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看得本部大庫
之名出於胥吏口傳未經奏立定名今既特設官
員收放卷吏隔別必有關防印信則庫收可徵若

庫名未降則印信無憑鑄造況此庫一歲之間月無虛日而出入浩繁動累千萬今該司奉呈前來相應依擬合候命下之日將本部大庫賜以定名上請轉行禮部照名鑄給印信一顆付與庫官收掌仍行武功中等三衛於餘丁內各選十名前來與原定軍人相兼防守如此則綱維始備名正法嚴而姦弊亦永絕矣

按劉清惠名麟於嘉靖中疏請立外帑刷四司財

貯之銓主事一人偕工科給事及臺臣典出納上
嘉之賜庫名節慎公字元瑞安仁人在工部以內
璫督造蘇杭袍服為非制爭之不得遂掛冠去公
歸貧甚布衣芒屨蹢躅行里中好樓居力不能構
文徵明寫神樓圖贈之

稅科

倪文毅岳曰舊制天下商賈輻集之處各設稅課
司衙門立法抽稅具有成法惟南京龍江大勝港

原設抽分竹木局抽分竹木柴炭等項有三分取一有十分取二有十分取二者取之至輕用之至節遠近輻輳上下便益近年工部奏准於浙江杭州府湖廣荊州府直隸蕪湖縣設置抽分衙門遣差部官管理不惟地方接連重複抽稅而其人賢否不齊寬嚴異法但知增課以逞已能不恤侵剋以為民病甚者罷置貨物不該抽分之物一舉任意勸借留難所得財物無可稽考因而侵漁入

已商賈大困

工部抽分始於成化七年工書王復請於太平之
蕪湖荊州之沙市浙江之杭州遣司屬親往其處
抽分竹木變價解京以供營繕之用其初每歲千
兩後遂增至累萬朘削不已大為商困言利之臣
貽害如此

織造

工書徐恪疏今之南京并蘇杭嘉湖等府即古吳

越之境租稅之出數倍於他州而綺紈錦繡之貢
歲有常額上供六宮之用下充四裔之賞近又差
內臣往彼織造乘輿服御所用無幾而工役科派
所費不貲近侍勢位尊嚴府縣奉承惟恐或後一
應財物非天降地湧皆民之膏血也若不早為蘇
息誠恐民不堪命怨讟由之而起禍福倚伏不可
預測大禹惡衣文王卑服千載之下猶仰盛德皇
上臨御未久春秋鼎盛方當躬行節儉以身先天

下奈何以服御之故遠遣內臣勞東南之赤子乎
伏覩皇上即位首頒明詔特裁蘇杭嘉湖等處織
造內外人員即便回京是以宣布之日遠近聞之
莫不歡忻鼓舞以為聖德之厚燭知民隱曾未三
載復此差遣無乃執事者之過非皇上之本意也
但愚民無知罔測所自未免有為惠不終之嘆此
微臣所以不避斧鉞冒昧而言乞勅該部計議合
無仰遵明詔俯察下情仍將差去織造內臣取回

餘剩絲料發與各府准作歲造支用仍令彼處巡撫巡按咨訪輿情凡可以輕徭薄稅息民養兵及防微杜漸之計悉聽舉行不作無益與民更始庶幾應天以實而災異可弭矣

崇禎元年二月停蘇杭織造諭朕自御極以來孜孜民力艱苦思與休息惟是封疆多事征輸重繁未遑蘇豁乃有織造錢糧雖係上供急需朕痛念連年加派絡繹東西水旱頻仍商困役擾民不聊

生朕甚憫焉今將蘇杭見在織造錢糧上緊成造
著地方官解進梁棟不必候代即著馳驛回京其
改織錢糧仍入歲造內應用織造員缺暫行停止
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因此一方民稍加軫
念用示寬仁俟東西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
敬天恤民至意

屯田

冬官治土地故方正學每以周官無司空非亡之

故也漢儒不察其職散入他官耳觀自唐宋來司空署有屯田司其說亦有本今六卿之職大異周官而明制屯軍之牛具農器屬於工部屯田司則其意自有在後問其官所職何事亦不知矣

永樂中令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臣謹按陝西山西北直隸邊境若提督巡撫都御史能盡查各邊總兵總鎮指揮千百戶名下私役軍作舍餘退回衛所各安生理以力農畝復設法招聚

遊民遊僧百家為里千家為堡耕邊境荒地仍行
此令以給農器數年之後邊地可以盡闢而耕也
天下屯牛二十五萬五千六百六十四隻宣德以
後各處衛分牛隻數目俱由五軍都督府照會工
部立案備照倒死者著令買補孳生者查勘明白
年終依例造冊奏送該府轉行工部知會

鐵廠

工部奏疏遵化鐵廠訪係永樂年間在於砂坡谷

開設後遷松棚谷正統間開遷今白冶莊彼時林木茂盛柴炭易辦經今建置一百餘年山場樹木砍伐盡絕以致今柴炭價貴若不設法禁約十餘年後價增數倍軍民愈困鐵課愈虧合無行令本廠郎中出給榜文嚴加禁約著落各該衛所州縣巡捕官員曉諭地方軍民人等不許在於應禁山場擅自樵採開墾耕種燒窑燒灰違者許本廠郎中捉拿照例問發

京東北遵化境有鐵爐深一丈二尺廣前二尺五寸後二尺七寸左右各一尺六寸前闢數丈為出鐵之所俱石砌以簡干石為門牛頭石為心黑沙為本石子為佐時時旋下用炭火置二鞴扇之得鐵日可四次石子產於水門口色間紅白略似桃花大者如斛小者如拳擣而碎之以投於火則化而為水石心若燥沙不能下以此救之則其沙始銷成鐵

鐵冶西去遵化縣可八十里又二十里則邊牆矣
羣山連亘不絕古之松亭關也生鐵之煉凡三時
而成熟鐵由生鐵五六煉而成鋼鐵由熟鐵九煉
而成其爐由微而盛而衰最多至九十日則敗矣
爐有神則元之爐長康侯也康當爐四十日而無
鐵懼罪欲自經二女勸止之因投爐而死衆見其
飛騰光焰中若有龍隨而起者頃之鐵液成元封
其父為崇寧侯二女遂稱金火二仙姑至今祀之

其地原有龍潛於爐下故鐵不成二女投下龍驚而起焚其尾時有禿龍見焉

元人王惲議省罷鐵冶戶䟽竊見燕北燕南通設立鐵冶提舉司大小一十七處約用煽煉人戶三萬有餘週歲可煽課鐵約一千六百餘萬自至元十三年復立運司以來至今官為支用本貨每歲約支三五百萬斤況此時供給邊用雖所費浩大尚不能支絕為各處本貨積垛數多其窺利之人

用官司氣力收買其價不及一半當時既是設立
提舉司煽煉本貨以備支用除支外止合存留積
垛以備緩急今來却行盡數發賣竊詳此事虧官
損民深為未便

漢之濟邊資於鹽鐵歷代因之至明西鐵不講矣
然國初時亦有故事可考按洪武七年命置鐵冶
所官凡一十三所江西南昌府進賢治歲一百六
十三萬斤臨江府新喻治袁州府分宜治歲各八

十一萬五千斤湖廣興國治歲一百十四萬八千
七百八十五斤蘄州黃梅治歲一百二十八萬三
千九百九十二斤山東濟南府萊蕪治歲七十二
萬斤廣東廣州府陽山治歲七十萬斤陝西鞏昌
治歲一十七萬八千二百一十斤山西平陽府富
國豐國二治歲各二十二萬一千斤太原府大通
治歲一十二萬斤潞州潤國治澤州並國治歲各
十萬斤歲共為九百五萬二千九百八十七斤此

亦可助邊需一臂棄置不講而日稅南畝何也

正統初嘗諭工部軍器之鐵止取足於遵化不必
江南收買後復命虞衡司官主之則國初諸官冶
雖廢而遵化鐵礦尚足供工部之用也遵化撫臣
欲開鉛礦竟阻於士紳而止

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時置鐵冶都提舉總轄沙
窩等八冶歲收鐵百餘萬斤洪武時廣平府吏王
允道欲如元故事役民萬五千家太祖以其擾民

杖流之蓋當時鐵冶十三處俱以徒罪人犯充炒鐵不輕役民耳永樂時尚酌定煎鹽炒鐵分配遠近後鐵廢并煎鹽法亦不行矣

樹植

洪武二十七年令工部行文書教天下百姓務要多栽桑棗每一里種二畝秧每一百戶內共出人力挑運柴草燒地耕過再燒耕燒三遍下種待秧高三尺然後分栽每五尺濶一壠每一百戶初年

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過數目造冊回奏違者全家發雲南金齒充軍邱濬曰臣謹按此令今於陝西山西北直隸山東最宜舉行京城渠路及邊境地宜多種柳樹可以作薪以備易州山廠之缺

易州山廠

志曰山廠之設專以燒薪炭供應內府宣德五年置於平山繼遷沙峪口景泰年間移置滿城縣西

十里天順元年移置州城西北二里許建部堂於中環以土城八府五州分治以次而列皆南向部堂總其綱府州縣佐貳官分理其事民之執茲役者歲億萬計車馬輳集財貨山積亦云盛矣然昔以此州林木翳鬱便於燒採今則數百里內山皆濯濯然舉八府五州數十縣之財力屯聚於茲而歲供猶或不足民之膏脂日已告竭在易尤甚上不虧國用而下能甦民困仁人君子尚有以念之

哉

皇木

按運圖說謹按全蜀古梁益之地險厄四塞獨冠天下唐杜李二子形諸咏歌至稱天以擬之固以見非人世所宜有也乃若採取所由特異內壤人跡不到魑魅魍魎之區其山則有若青岡黑蕩古嘴砮角偏脚坎頂薄刀棺木殺人剛腦猿猴菩薩峻虎陷鬼蛇退馬鞍之類其水則有若龍吼魚竿

羊角雞肝臊虎喂賊落眉結髮雷鳴混陣甕柄剪
刀閭王老虎帚節鬼門以至眼號穿錢路名鬼錯
灘成八害崖目萬人之類顧名思義險實與俱第
不幸而不遇二子寂寥無聞其亦幸而未經品題
不拒人於千里自分終棄之材猶得以登廟堂之
用也作山川險惡寒巖冰壑崎嶇萬狀攀木緣崖
索橋偃僂升之則躋於九天之上降之則入於九
地之下怵目駭心神魂飛越作跋跬艱危嘗聞蚺

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禽獸偪人自古為然而況
深山窮谷老箐荒林固有所窟穴哉作蛇虎縱橫
道里之遠程以千計夫役之衆日以百計供頓之
繁歲以萬計櫛風沐雨水陸疲勞雖雞犬亦有所
不寧者作採運困頓斷岸千尺下臨無際結構重
疊綿亘數里作飛橋度險梁棟美材天地固秘藏
之重以頻年採取之故所遺無幾崇岡疊嶽限隔
高下其為力且百倍於曩時作懸木弔崖人日食

米一升一夫負米五斗往返之期有七日自給之外僅足以給二人萬一變生不測趨赴少後緩急將何所濟作饑餓流離輕生嗜利番人之常以逸待勞以衆暴寡昏夜乘間將何所不至哉作焚劫暴戾天災流行世所必有加以蠻烟瘴雨之所侵淫飢渴勞瘁之所搖奪鮮不及矣作疫癘時行至若灘高水落為力尤難築堤壅泉架木飛輓若輓輻之汲井然遊移前却日不能以一里作天車越

澗波濤泛漲衝激四出挽留無計仰天太息要之
水旱俱病惟川蜀為然作巨浸飄流上自藩臬以
至若府州縣轉相督責撫字之心誠勞而職業固
然不敢怠廢矧無知犯法小民之恒性哉作追呼
逮治山林材木初不必其皆良兼之天時人事參
錯不齊外直而中空者十之八毀折而遺棄者什
之九僥倖苟且百繞一二宿負未償新逋是急稱
貸不足繼以田宅田宅不敷繼以子女子女不給

隨以妻妾夫人孰不欲有宮室之奉夫妻子母之屬哉自全之道固如是也作鬻賣償官驗收登記比次成筏連筋揆頂僱募器用之類種種各備每筏為木凡六百有四為竹凡四千四百有五為銀以兩計者凡百四十有八公私耗數莫可勝記作驗收找運自蜀至京不下萬里每運為筏以二十三十為率每筏運夫四十每夫日計直十分之五大約三年其為直殆且六萬要皆生民膏血日朘

月削其存幾何父往子來曾無寧歲出萬死於一
生作轉輸疲弊噫不身膏草野則葬於江魚之腹
隨其所在動若陷穽彼青黃雕刻木之災也梗楠
杞梓獨非生民之災乎夫梗楠杞梓愛護而保全
之徒以應營建所需之故而傷陛下赤子曾梗楠
杞梓之所不若每三復長楚之詩為之於邑

蜀中採木記國家以殿闕頻災興採木之役則括
括無已時夫木非蜀產也產於邊蜀之夷也幽陰

僻絕人迹不到之地崢山淵谷之所隔闕也炎霜
古雪之所棲集也虎豹之所不居也蛇虺之所窟
穴也飛猱之所望而駭也山精木魅之所憑依也
毒烟苦霧之所霾也如此者不知幾千百年而後
成大木其上干霄其圍橫畝雖驅鬼中而發殤宮
亦不能以取之而以本朝之威命使脆弱之小民
必欲其得之前者僵而後屬寡者燭而衆至督者
設機械役者忘性命弗得弗已以此思之不必身

履其地而小民艱難愁苦萬死一生之情狀可知
矣蓋嘉定州守徐學周所著有哀鳴錄焉徐守蓋
嘗躬履其地仰無極之高臨不測之深以纍布為
梯仍以縻其身而縋之以上下虞兩崖之觸則求
夷人執之此亦危苦恐懼之極矣而兼之瘴癘為
殃往往隕命官且若此而況小民躬斫伐曳運之
勞者乎徐守所稱六難殆未足以盡之也而讀之
亦可以斷腸折心矣嗟乎均之民也而蜀之民獨

當此至危至苦之役均之官也而蜀之官獨以此
至危至苦之役毒其民又必不可以已天地之有
憾則此其為甚哉惟日叮嚀告戒我有官君子與
於斯役者千方萬計凡可以體吾民之情而恤其
辛楚救其阽危者畢智殫力以圖之耳先是余邑
少司空楊公和洪熙元年奉命採木於蜀迄今二
百餘年而余再領茲役採木非國家所得已也回
祿為虐實使吾民戮力委命於夷落之鄉而余親

見之焦唇乾肺以為民求萬有一分之便因以想
見楊公之苦心焉以不恒有之役不忍見之苦而
一邑之中余與楊公再領其事豈不異哉夫人臣
之誼不過捐軀為國耳然用之伐叛剿逆則功高
而名顯用之採木則竹帛不書人固有幸不幸楊
公賢者也採木之事久遠蜀人無知之者余因為
記勒石芙蓉閣中以見余景仰感慨之私備蜀志
焉

京師神木廠所積大木皆永樂時物其中最巨者
為樟扁頭圍二丈長卧四丈餘騎而過其下高可
隐身風雨震淋已稍朽矣永樂四年工部尚書宋
禮取木於蜀得大木於馬湖府慮運木為艱一夕
木忽自行聲吼如雷巨石為開事聞詔封其山為
神木山事見胡文穆公神木山碑及曾西墅蔡宗
公墓誌

春明夢餘錄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春明夢餘錄卷四十七

吏部左侍郎孫承澤撰

工部二

寶源局

寶源局在城之東石大人衙衙蓋石亨舊宅也亨伏誅宅沒入官嘉靖中賜仇鸞鸞敗復沒入官因改為鼓鑄公署虞衡司員外郎監督其事所屬有寶源局大使國

初鼓鑄之事惟屬工部至天啓二年始增寶泉局其政屬於戶部而工部之所鑄者微矣

錢自周景王以前皆漫無文至南宋廢帝景和元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錢有年號自茲始然杜佑通典載宋武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則錢有年號又不始於景和矣至後漢曰漢通元寶周曰周通元寶至宋之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中所鑄錢文曰皇宋通寶皆不用年號錢始於周

太公然商紀紂厚賦歛以實鹿臺之錢則商時已
有錢名矣

周錢為幣本皆足陌梁武帝時以鐵錢之故商賈
浸以姦詐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
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
長錢大同元年詔通行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
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唐之盛際純用
足錢天祐中以兵亂窮乏始令以八十五為百後

唐天成又減其五漢乾祐中王章為三司使復減
三皇朝因漢制其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
諸州私用猶有隨俗至於四十八錢太平興國二
年始詔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為百自是以來天
下承用公私出納皆然故名省錢但數十年來有
所謂頭子錢每貫五十六除中都及軍兵俸料外
其餘州縣官民所當得其出者每百纔得七十一
錢四分其入者每百為八十二錢四分元無所謂

七十七矣民間所用多寡又益不均云

明初置寶源局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為一貫四十為一兩四文為一錢置官治之即位以後鑄洪武通寶錢當十當五當三折二若小錢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當五重五錢當三折二重如其當之數而小錢重一錢六年禁私鑄八年罷寶源局造大明寶鈔每鈔一貫准錢千文銀一兩其餘以是為差曰一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

文二百文一百文凡六等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
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治罪告發者
就以其物給賞有以金銀易鈔者聽凡商稅課諸
色錢鈔兼收錢十之三鈔十之七百文以下則用
錢十年置各布政司寶泉局鑄小錢與鈔兼行十
三年令在外在京各置行用庫令民間鈔貫伯昏
爛者入庫易換量收工墨價值二十三年令造小
錢一十文至五十文以便民用每生銅一觔鑄小

錢一百六十折當二錢八十當三錢五十四當五
錢三十二當十錢一十六二十三年定錢制每小
錢一文銅二分其餘四等錢依小錢制遞增二十
四年令諸商稅課程但鈔貫有字可辨真偽者不
問破爛油污水跡紙補即與收受二十六年罷各
布政司寶泉局其明年禁行錢專用鈔永樂元年
以鈔法不通令民間有用金銀交易者以姦惡論
有能首捕者以所交易金銀充賞五年令各色稅

程課程俱准折鈔以重鈔法七年設寶鈔提舉司
於北京八年鑄永樂通寶錢於天下而錢復兼鈔
矣宣德正統中並重鈔法至景泰四年聽民間鈔
錢相兼行使成化十三年嚴鑄私錢之禁十六年
嚴揀錢之禁但係圇圖錢即便行使勿拘年代遠
近宏治中民間往往有盜鑄錢遂有新錢及鉛錫
薄少低錢倒好皮棍等項名色於是鑄宏治通寶
錢官吏俸薪並給通寶錢諸稅課衙門一半收洪

永宣三朝制錢如無三朝制錢者折收舊錢二文
以示懲罰正德七年令職官折色俸給十分為率
一分折錢九分關銀嘉靖三年令民間用好錢每
銀一錢七十文低錢每銀一錢者倍之四年令收
稅課每鈔一貫折銀三釐每錢七八文折銀一分
六年鑄嘉靖通寶錢每文重一錢三分與洪武錢
相兼行使隆慶元年令民間貨鬻值銀一錢以下
止許用錢國朝制錢凡歷代舊錢每八文折銀一

分不許任意低昂四年鑄隆慶通寶錢成命戶部
量放京官折俸萬歷造金背火漆錢每六文作銀
一分崇禎末戶部司務蔣臣請行鈔法錢法侍郎
王鰲永力主之然卒不能行

鑄錢則例

洪武間當十錢一千箇爐模用油一斤一兩三錢
鑄錢連火耗用生銅六十六斤六兩五錢炭五十
三斤一十五兩二錢當五錢二千個爐模用油一

斤四兩鑄錢連火耗用生銅六十六斤六兩五錢
炭五十三斤一十五兩二錢當三錢三千三百三
十三箇燠模用油一斤一十四兩鑄錢連火耗用
生銅六十五斤九兩二錢五分炭五十三斤八兩
三錢五分折二錢五千箇燠模用油二斤五兩五
錢鑄錢連火耗用生銅六十六斤六兩五錢炭五
十三斤一十五兩二錢小錢一萬箇燠模用油一
斤四兩鑄錢連火耗用生銅六十六斤六兩五錢

炭五十三斤一十五兩二錢宏治十八年題准每
銅一斤加好錫二兩銼匠每一名一日銼當十錢
二百五十二箇當五錢三百二十四個當三錢四
百六十八箇折二錢六百四十八箇小錢一千二
百六十箇嘉靖中則例通寶六百萬文合用二火
黃銅四萬七千二百七十二斤水錫四千七百二
十八斤炸塊一十四萬五千斤木炭二萬斤木柴
二千三百五十斤白麻七百七十斤明礬七十七

斤松香一千五百六十六斤牛蹄甲十萬箇沙礮
三千五百二十箇鑄匠工食每百文銀三分八釐
萬歷中則例金背錢一萬文合用四火黃銅八十
五斤八兩六錢一分三釐一毫水錫五斤一十一
兩二錢四分八毫八絲炸塊二百三十九斤八兩
一錢一分六釐七毫末炭四十五斤六兩二錢四
釐四毫白麻一十一兩六分六釐六毫松香二斤
一十三兩六錢二分四釐四絲砂礮六箇鑄匠工

食銀三兩六錢五分火漆錢一萬文合用二火黃
銅斤兩同牛蹄甲一百八十五箇一分八釐餘皆
同前凡在外各處鑄錢北平二十一座每歲鑄錢
一千二百八十三萬四百文廣西一十五座半每
歲鑄錢九百三萬九千六百文陝西三十九座半
每歲鑄錢二千三百三萬六千四百文廣東一十
九座半每歲鑄錢一千一百三十七萬二千四百
文四川一十座每歲鑄錢五百八十三萬二千文

山東二十二座半每歲鑄錢一千二百一十二萬
二千文山西四十座每歲鑄錢二千三百三十二
萬八千文河南二十二座半每歲鑄錢一千三百
一十二萬二千文浙江二十一座每歲鑄錢一千
一百六十六萬四千文江西一百一十五座每歲
鑄錢六千七百六萬八千文

工部條議鑄錢必用水錫者以銅性燥烈非用錫
引則積角不整字畫不明倘有四火黃銅則水錫

乃必需之物近商銅日低錫似宜裁前任王員外
呈議以錫易銅歸錢內蓋欲錢體厚重期於久遠
惟是錢自有定式如果合式則錢自不輕與其以
錫換銅而以四斤五兩四錢八分之數加重於一
萬文之內不若計銅增錢而以四斤五兩四錢八
分加多於一萬文之外蓋水錫五斤一十一兩二
錢價銀四錢五分六釐照價買淨銅四斤五兩四
錢八分可鑄錢四百八十三文如鑄錢十萬即多

四千八百三十文錢矣積而累之其數無窮如此則公家有水錫之費而亦有水錫之利爐役無乾沒之弊而亦無冒領之名若後果有四火黃銅相應仍用水錫庶不失立法初意至於嚴禁低銅成色不足者依法重處尤正本清源第一義也

萬歷中給事中郝敬錢法議錢者古帝王經國之良法也天生五金并為民利而金銀最少鐵錫太賤惟銅為適中古今之通幣也因其自然之利濟

其不竭之源存乎人與法耳今海內行錢惟北地
一隅自大江以南強半用銀即北地惟民間貿易
而官帑出納仍用銀則錢之所行無幾耳舉天下
之人用其最少者若之何不匱況逐年九邊之費
往而不返頃者天府之入又閉而不出銀非雨之
自天非湧之自地非造之自人奈何不竭竭而強
取則民病取之不得則國病必然之勢也惟銅則
不然二百餘年來錢法不修天下廢銅在民間為

供具什器者不知幾千萬億其產於各處名山者
豪姓大賈負販以擅厚利又不知幾千萬億假使
盡天下之銅化而為錢則盡天下之銅皆可買銀
而歸之太倉以助司農之急蓋銅因於山自然不
費而錢成於人鑄造無窮上不動朝廷鎔銖而厚
裨於國下不朘閭閻膏血而陰厚於民生財之道
無踰於此乃格於議論束手坐視莫肯決行是管
仲計然之所揶揄而竊笑也謹循職掌條議於後

一曰責專官凡錢法不行以有司不肯收錢徒責之小民也所以使有司得操其收不收之權者由朝無專責之官以錢法委之有司不知錢法行有司之所不便也欲行錢宜責成司道官董其事選委地方廉幹屬官分理每年差御史一員巡視以錢法之行滯注各官之能否事干錢政一體糾劾庶事有責成不致推諉底績不難矣 二曰定規則凡官吏所以喜收銀以收銀有加耗稱頭支放

有那移侵減若錢不可欺羨不可隱銀輕易聚錢
重難携故百計阻格今宜先立規制自某年始有
司徵稅除起運照舊收銀其餘存留支放者銀錢
中半兼收小民不許一概納銀有司不許一概收
銀令納戶赴各府鑄局換錢回本處州縣納庫每
紋銀一錢限換與小民銅錢八十五文小民納銀
一錢者止徵銅錢八十三文官給錢與鋪戶變賣
亦照八十三文鋪戶賣與小民紋銀一錢限八十

一文小民自相交易止八十文如此則民有微息
無不悅從矣一切上下俸薪並工食俱銀錢中半
支給各府州縣扣定每歲除半銀若干外該半錢
若干申詳合於上司刊入由票永為遵守各衙門
贓罰抵贖亦銀錢兼收或全收銅錢尤見美意敢
有勒要小民全銀希圖加耗者巡按御史叅究
三曰廣鑄局官不收錢民無用錢之處故錢法不
行官既收錢民無錢可用法亦不行或議每省設

一鑄局以一局供數十州縣不足用也錢初行須布散周流多開鑄局廣募工匠大府地廣糧多者一府一局量州縣之數為爐之多寡小府錢糧少者一道設一局可也工部選寶源局嘉靖新錢金背平圓光亮者每省給樣錢二三千文該布政司轉發各府依樣鑄造不必大重每錢一文定制官法馬一錢二分為準每銅加錫一斤鑄錢一百三十文有奇銅錫驗勘原解足色下火不許工匠偷

換換和字畫邊文務鑿確光平俱以大明通寶四字為文以便永行如式樣歪薄文理模糊比式不合者監造官初犯戒飭再犯追賠鑄造如法者工匠加賞仍令轉相教習其局中一應利弊聽監造官講求禁緝因考其能否三年之後錢多足用量議減局 四曰採礦銅買銅鑄錢則所費多今雲南陝西四川廣東各省有銅礦為姦商專擅或封閉未開為土人竊發宜選廉幹官一員為錢運使

專理銅課重其權而久其任臨洞開採禁緝私
販各省巡錢御史按季差委的當職官給與勘
合公文前去運使衙門關領官銅回省轉給各
府鑄造其各省支銅量各礦近便者坐派每歲
支銅若干即以地方銀錢中半兼支之數起例
假如應支銅錢一萬三千三百文坐派銅一百
斤以錢輕重準銅之多寡如礦銅一時採銷不
敷設法權買接濟其鑄法每銅一斤和錫數兩

則錢色光潤宜于該省出錫地方每歲酌量派徵本色錫若干解赴錢運司收貯照數轉給每給銅一百斤搭錫若干斤傾驗足色交付解官領回巡錢御史衙門勘驗轉給錢法道給散該府五曰處工本起鑄須工本工本無措稱法不便者藉口矣今必不費官帑但查該府各州縣額派存留銀兩先一年十二月預借徵四分之一解府支用假如一縣存留銀共二千兩移五百兩解用候

鑄錢成儘先給還前銀每兩照例給還算錢八百三十文通計原銀五百兩該還銅錢四十一萬五千文領回兼銀支放或即以準小民初一年納錢之數亦可大約鑄造之費每銀一兩可鑄錢一千二百文銀五百兩可鑄錢六十萬而還抵之外尚餘錢一十八萬五千文給鋪戶變賣可值銀二百二十二兩九錢此皆以尋常費工本鑄造者論也若因銅於礦不勞買辦止於匠作工食所費益無

幾矣奉行得人前銀五百兩可無多費而更增二百二十兩有奇之息由五百兩以推至千萬由一縣推之天下即此那借子息已不下百萬矣自此以後惟因自然之利盡人官之力有增無減錢日多于下利日歸于國大倉之積計日可充矣 六
曰鑄大錢錢法始行鑄造不行則有權宜變通之法古者以大錢為母權子行其費少而利多今宜另開秘局一所鑄大錢或一當三十或一當五十

務極精工不必大重但以文為別曰大明通寶旁
註當三十字樣與小錢三七或四六兼行背鑄文
曰私鑄者斬四隣籍沒告者賞銀一百兩誣告反
坐蓋利厚私鑄起禁不得不嚴先令寶源局鑄樣
頒給各省依式監造以佐小錢之不給 七曰算
歲息查每年運司給過某省銅錫若干即依銅一
斤鑄錢一百三十文起算比對本省該年應鑄過
銅錢若干又依銅錢每八十五文賣銀一錢比算

本省額銀一半收錢之數即知各局一年該換過銀若干假如一省該存留支給銀十萬兩即該一半換錢計四千二百五十萬文該領過運司銅錫三十二萬四千四百九十斤有奇該變賣過銀五萬兩濟邊此其大約也 八曰禁盜鑄官錢精好則通行無滯錢精好工費多姦民無厚利盜鑄自少盜鑄之錢自然粗惡官錢一被混雜民遂囂然疑阻錢法之壞多由此所以從來禁私鑄非但為

利權不可下移亦以防阻滯也今宜嚴為之禁但
捕獲私鑄真贋者一文以上皆斬知而不舉者連
坐出首得實者賞銀二十兩 九曰嚴稽算各局
鑄錢事千軍儲凡逐年收過銅錫鑄過新錢賣過
銀兩起解過數目責成監守置籍稽查勿使工匠
朦朧冒破吏胥那移侵欺此一庶幹御史理之有
餘矣 十曰重賞罰令行禁止存乎賞罰信賞必
罰天下無不辦之事苟且依違則仍成故套今國

計艱窘忠蓋之士自然曲體其偷安蒙蔽者必惡
臣言多端遮飾了事是今日之痼疾也宜著為令
凡各官能疏通錢法每年鑄錢解銀如額者超級
陞用貪惰違玩阻格不行者聽錢法御史叅提重
處當超陞者決然超陞當叅問者決然叅問令出
必行禁出必止有不沛然四達者乎 十一日曉
愚民夫錢本銅也而以代銀民用銀久一旦更易
不能無疑不肖官吏乘隙煽惑則陰壞其法宜令

該部轉行申諭各省開示各府州縣軍民人等詳
曉以朝廷便民抑貪省斂之意勿使姦吏猾胥倡
為浮議庶閭閻遵信則令行如水 十二曰信命
令前此錢法亦常議行未幾報罷今民欲蓄錢恐
一旦中改則錢之積無用宜詔諭天下確然示以
必行永久之意使百姓安心為長久計 十三曰
聽販賣地方商人屯錢販賣官司往往禁之蓋因
錢少販多則地方空虚民不足用今既廣開鑄局

則錢多販賣者亦多流通布散小民得錢易於出手亟宜聽之 十四曰因民便各省舊用錢地方多舊錢或者議禁舊錢以疏新錢民未見利先稱害矣宜聽新舊兼用若淮北用鵝眼雲南用海肥隨便通行至於原用銀地方則決然全用新錢以上十四條皆據臣職掌謬陳一得倘垂採納未必非軍需之一助也

春明夢餘錄卷四十七